

## 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快心編傳奇二集 第三回 舒素志芭壁言懷 應招賢華堂抵掌

詩曰：五陵年少愛橫戈，仇復當年銳不磨。  
扣角有時歌慷慨，聞雞忽起舞婆娑。  
乘風破浪雄心在，勒石圖形盛遇多。  
往轍未遙堪繼武，終軍弱冠事如何。

話說李績集眾將收復之策，張達陳說一番，其意在招募賢豪，曉諭賊眾，傳檄江淮各路，然後進兵。李績聞言，沉吟不語。只見階下一人高叫道：「張將軍所言不差，老爺可從其計。」李績視之，乃是中軍官柳俊。李績道：「汝有何見？」柳俊道：「方才張將軍所言，正合行兵之要。古人曾有此事：昔曹操兵攻黎陽，袁譚、袁尚合軍拒守，曹操便欲急攻。郭奉孝但言緩戰，謂我兵若欲速進成功，敵見事急，必背城一戰，則勝負有所未知；若整兵以待其動靜，彼一勇無謀之夫，靜則事生，爭端必起，自相魚肉，我可收漁人之利，獲勝必矣。此事足為今日之鑒。雖說賊非世守，我非初創，以天下之大，攻彈丸之地，不難克勝；然於行兵之機未可稍失，賊人烏合，急則連結，緩則相離。賊人初起，貴乎撫循有法，久則必當嚴誅，又不可不知也。今且暫緩進兵，一面傳檄江淮各路，重兵嚴守，以扼其前；於賊境張掛榜文，明言大義，曉諭賊眾，必有認義來歸者；再於四路招募英豪，以分賊勢。方才張將軍之見，正與卑職相合。」李績聽罷，矍然起身，道：「二位將軍所言，不獨卓異一時，可以垂經萬世。」便令書記連夜繕寫檄文，移檄江淮，再寫招賢榜文及諭賊告示，差人四路張掛不表。

且說石珮珩那日與魏義撞見亂軍，意回馬趨避，喊叫魏義可往西北上走，聽得魏義答應一聲，因走了數里，到一樹林邊，回頭卻不見魏義。等兵馬過盡了，方走出林外。逃竄的民人還眾，便在人叢中喊叫尋覓，並無蹤影。天色又漸漸夜將起來，只得跑到一個村莊裡面，下馬牽著，向一個人家借宿。

那村莊上也曉得有土賊竊發，圍了城池，見珮珩下馬進村，在先只認做軍兵，見身邊別無器械，問知，乃是遇了亂軍失散了同伴來借宿的，方放了心。便有一個姓王的出來招架，留珮珩住歇。駕山借宿便難，珮珩借宿便易，何也？蓋珮珩久慣出門，熟知世務，駕山則從未與人上下慣也。珮珩隨到他家裏，放下行囊，解卸鞍轡。這人家是磨面賣的，家裡有幾頭驢兒，有槽有料，珮珩便把料餵了馬，到客房裡安置。檢看行李，卻見盤費銀兩都在身邊，盡可度日，但思念魏義身無錢鈔，又無鋪蓋，叫他一路飲食宿歇從何措辦？想了半夜，竟難安寢。

明日天明，起來梳洗，記掛著魏義，便到近村打聽。都傳說兗州一帶都有賊兵，商旅甚難行走。乃想道：「既如此兵荒馬亂，不好行路，且安心住在此地，探聽路上太平了，方好起行，兼可尋覓魏義。他今並無盤纏，賊兵擁塞，決難前往，料也只在此地尋我。」算計定了，竟作久居。吃早飯時，主人家走來攀說，這主人家叫做王老二，年紀只好四十來歲，最是一個貪財愛小的人。珮珩與他說了長住數天，總算與他房錢飯食，王老二喜歡不了。珮珩又問：「此地離城多遠？可有賊兵到來？」王老二道：「此地離城四十餘里，賊兵未必遠來。」珮珩也略安些心。

吃罷早飯，便騎馬往鄰近村莊打探消息，及找尋魏義，卻並無蹤影。及詢知昨日所遇亂軍，乃是濟寧城中官兵，被賊人殺敗，往汶上縣借救兵去的。自後每日吃過飯，便出門前後左右四下找尋，或騎馬或步行，各隨自便。珮珩是個豪傑人品，舉動落落托托，不十分與人周旋，且看著這班齷齪細人，有甚的與他招接？這村坊上人便向王老二說道：「老二，你家下的客人，那就這般大模大樣的，小小年紀，卻是恁地放肆。」處處有此等人。王老二道：「我也看來竟有些呆的。只是他住了數天也便去了，你們管他做甚。」

一日，珮珩尋了一回魏義，進屋坐下。王老二來坐下閒話，問道：「小客人，你貴處那裡？同伴可尋得有些消息麼？」珮珩道：「我是山西人，同伴卻總沒有消息。」王老二見好的道：「我們山東人最直，最好相與，我們這些鄰居，吃軟不吃硬的，客人若看見，須與他們打個和局兒。」珮珩心下尋思：「我又不久居在此，要與他們打恁的和局？但是此人來說這話，也是好意。」乃笑著道：「多承老哥指教。」王老二這一次討了好，便不時來講講說說。

是日，珮珩晚間在他磨屋裡看驢子推磨，磨完了麥，要挽磨掃面，兩個後生用力挽磨，王老二也在那裡相幫，還像吃力光景。珮珩道：「怎麼這些小磨兒，你們卻怎般張智？」一個後生向著珮珩瞅著眼道：「好自在話兒，看得恁般容易？你有本事你來拿拿看。」珮珩便道：「你們走開，待我來拿。」兩個後生真個走開道：「你拿，你拿。」如聞其聲。珮珩便把暑衣袖捋一捋起，走向前雙手拿那磨兒，好似拿塊方磚的光景，毫不著意。眾人發聲喊，都叫：「天神，怎麼有恁般氣力！真是眼中罕見！」王老二早嚇出一身汗來。正是：

秦王舉鼎稱神力，烏獲千鈞不易求。

雖說有謀方是將，還須大勇佐良謀。珮珩等他掃完了面，依舊將磨子安好。後生們便在村莊上誇張小客人有氣力，個個驚奇。王老二也驚訝不已。

珮珩食量大，不常要買肉吃，開了銀包，付王老二買肉——原是大脫落心性，不像小家子會遮遮掩掩——王老二見了那一包銀子，約有十來兩，又貪財起意了，小人情態。便向珮珩借銀作本。珮珩心下想，原要與他房租飯錢，便不推辭，稱三兩銀子付他；王老二還嫌不夠，還要借幾兩，便又稱付二兩。此時珮珩才住得數天，一日的房幾飯錢與喂馬草料，總共算來不要得一二錢銀子，今卻躉付了五兩，王老二的喜歡不消說得，他卻絕無感激之念，反生出歹意來，把那珮珩的供給及喂馬的草料，只管克減。珮珩見得供待都不像著已前，雖則疑詫，卻也不放在心上。

這王老二卻有一個好妻子，好馬常馱村漢走。便對著丈夫說道：「這小客人自到我家，你便吩咐說須好好供餐，昨日卻又借了他五兩銀子，雖說將來除算飯錢，也是他的慷慨好處，若是個慳吝餒酸的人，那肯像這般預先一躉付出！宋時吳履齋出宿錢三文，或曰：「太少。」吳曰：「多與便是暴殄天物。」該應感他的情，供給加厚才是；怎麼反待得他懶慢了。這是何故？」王老二道：「你們婦道家，不曉得我的算計。這個人年輕，竟有些呆的，不曉得銅錢銀子的煩難，便一躉付了我五兩銀子。因此想個好計較，假意冷淡了他，他自然要與我爭嘴頭子，我便說前日的銀兩卻被債主家逼了去，依舊乏本，日給都難。說得十分苦楚，他一定再肯借些。我看他銀包裡還有五六兩銀子，我有本事說發他的，不怕不一總歸我。我少不得還有一個好算計攆他出去，不是這幾兩銀子白歸於我了！」王老二如此，世上齷齪細人便曰：「有思算，會生發。」若珮珩不以錢財為性命，輒罵為「呆」，此卻與坐井觀天曰「天小」者無異，反不足怪。妻子平素曉得丈夫做人不好，每每勸阻；今見他又使出這般歹意，便苦口相勸道：「烏來投林，人來投人，他失了同伴，遇了荒亂，也算做一時有難的，不可如此待他。他若是呆子，一發該照顧他才是，怎麼反去騙他？如今既騙了他銀子，就該照常相待，不好再去算計他了。恩將仇報，於心何忍！」

自古說：「家有賢妻，夫不遭橫禍。」只為夫妻是最親信之人，比不得兄弟朋友；因他朝說暮說，男子心腸雖硬，被他勸阻，也要回心。所以說個「賢妻免禍」。若不賢的妻子，卻是朝說暮說都是不賢的話，男子心腸雖軟，也要被他浸潤膚慳，潛更暗變，便做出不好事來，招災惹禍，不可救藥。可見得耳邊之言語易傾聽，枕邊言雖明理，人亦不能免。賢曉的便為內助，不賢曉的便為惡婦破家。正是：

婦人識見從來陋，全在刑於好丈夫。

若使丈夫無主意，婦言是聽便糊塗。

這王老二的妻子卻是賢曉之人，虧他諫阻，王老二便也依了他說話，早晚供給石珮珩，乃能照常如舊。珮珩卻也不放在心上。一日，又在外邊打探，有人傳說百姓恨知州不過，殺了他家丁，賊眾已乘釁入城踞住，乃不敢近城行走。只好在村莊左右跟尋，總不見魏義分毫影響。忽然謠言賊兵下鄉打糧，破了城，故下遠村打糧。嚇得合村居民東逃西竄，珮珩也隨著躲避。亂了兩日，幸喜賊兵沒有到這村來。明日又有消息傳聞，說巡撫李績在兗州殺退了賊兵，已星夜起兵來收復濟寧了；那巡撫標下有一個小年紀的將官，才得二十來歲，有一身奢遮本事，勇猛無比，憑你老練的將軍，也不是他的對手，因此把賊人殺敗，前來恢復。珮珩聽了，暗自歎惜：「我今年二十多歲，正是做事業的時候，雖沒有什麼抱負，卻比那一班庸碌之輩也是不同。只恨生不逢時，不得顯名當世。若官府有辟舉之日，我決不窮處布衣。況目今賊人猖獗，兵戈擾亂，正英雄奮臂之秋，若得用我疆場，怕不會圖功立業！」思量到此，不勝憤憤。

歸來坐在房裡，愈思愈不稱意，無處發洩，便將幾錢銀子付與王老二，叫他買酒買菜。酒能澆塊磊。這山東路上那有南酒？總是些棗燒、茹茹燒、麥燒等酒，王老二買了三二斤，又買些雞肉果菜之類，卻也落了好些銀子。不一時整治得來，送進客房。珮珩自斟自酌，思量所說小將：「他何以便得遭際，有人提拔；我卻無人知遇，今日還做個失路之人，在窮村陋室之下吃這幾杯燒刀子？卻不可羞可愧！」又思：「小將雖勇，料不是什麼三頭六臂的天神，我若與他比較起來，也未見得便能勝我；但他今日已是口碑傳頌，我卻蓬茅陋室，不見不聞，天地生人，何以這般不等！」天地待人，狠不等。一連吃了幾大杯酒，一時憤氣直冒起來，便扼腕大呼，走出客房，取了主人家記帳筆硯，在房裡紙糊蘆簋壁上寫上四句道：

浪開萬里駕長風，震物轟雷意氣中。

盡是眼前謀肉食，不思巖壑有英雄。

寫完，擲筆於地，歎氣如雷，一時酒醉，便和衣倒床而睡。

嚇得老二慌忙對妻子道：「這呆子發起呆性來了，這般大呼小叫，他的氣力又大，不要撒潑打將起來，卻如何當抵？」妻子道：「我又不曾得罪於他，他為什麼便好打起來？你不要胡說。我看這人不是呆的，他或者有甚心事不遂意處，故此大呼小叫；或者是吃醉了，且是由他。」王老二捏著兩把汗，搖著頭道：「只是不妙。」總為拿磨子時嚇壞了。少停，不見做聲，妻子道：「可是安靜了，我同你去瞧瞧看，便知端的。」夫妻兩人便悄悄走到客房門首，卻見房門半掩著，聽得床上鼾呼響亮，不敢進他的房，大家在窗裡偷瞧。妻子低低說道：「這壁壁上字，向來不曾見有，想是他適才寫的了，你看他寫些什麼在上？」王老二道：「這字我也有些不識，但有什麼『肉』字在上邊，必定是嫌肉少了，妙。要爭嘴頭子哩。」妻子道：「這也何難，明日吃飯，就多買了四兩肉與他吃，就是了。」王老二道：「你看碗裡肉菜都存著，只怕酒壺裡還有酒哩，待我去拿他出來，不要被鼠蟲吃了去。」妻子道：「這是他自己買的，拿他做甚。他睡醒時自然還要吃的，也便好算做夜消。」王老二點頭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便也各自走開了。珮珩一覺醒來，已是將夜時候，把存的酒菜吃完，方脫衣而睡。正是：

世間慳吝十人九，每扯眉皮蓋腳跟。

一頓晚餐堪省得，有餘酒肉且姑存。

珮珩一日吃飽早飯，走到前村打探，只見人紛紛傳說：「巡撫用了那小將之計，燒死賊兵，賊主連夜逃去了。」石珮珩聽了，半信半疑。再走過幾個村莊，到一鎮市，果然個個皆如此說，便想道：「既然賊退，我為何不到城中閒步，看兵燹之後，人民還是如何？」便一路問了路徑，直走到南門大街。只見兵火之後，人家寥落不堪，乃走進城門。卻見門旁城牆上掛著一張大告示，墨跡未乾，心下尋思道：「這告示自然是新出張掛的，不知寫何條約在上？」乃立近前一看，卻不是怎麼條約，乃是一幅收錄賢豪的榜文。因而從頭看去，其榜文略云：

昔者魚鹽版築，釣渭耕莘，此數人者，天生聖賢，間出以治世者也。方其窮處之時，未嘗一日忘天下。然不挾策干祿求聞諸侯者，豈矯強哉？蓋其持身之道也重，故於出處之際則嚴。設非高宗湯文，卑辭枉躬，重之以三徵九聘之禮，則亦終守巖壑，老死而無聞。然則為人上者，思天下之大，不能以一人之慮而任天下之勞，必有賴於輔弼百工，布澤導化，然後天下可得而治也。故齊衣吁食，勤覓賢才，徵訪閭閻，旁搜草野；名世之士，亦應時而動，致君澤民，行非常之事，建非常之功。

今也聖人垂拱於上，百僚宣教於下，設科舉，興學校，責郡縣，旁搜賢士以待選用。夫其實郡縣貢賢士，豈欲齊伊呂周傅之儔哉！苟如是，雖萬世亦不得再睹也。蓋其旁搜巖穴之意，非必求上聖之質，全備之才；亦以為人各有所長，捨短取長，成其一德而已。而有司於奉行科舉之外，一切不問，興學校則視為具文，搜巖穴則以為多事，豈所以仰體求賢之意哉？夫科舉，誠取士之一術。蓋居官在乎明理，明理在乎讀書；科舉者，取讀書明理之人，以為國家之用也。然其中瑰奇之士，命世之英，文足安邦，武堪定國者，固不乏人。而雕文刻鏤、徒托空言、毫無實際者，亦復不少；即武科，固常得將材，亦多有略習弓馬、不嫻嫻韜略者，一時並進。以此輩任國家之事，無怪乎文則空疏無具，武則巽懦無能也。

且夫朝廷所以責有司者，於孝悌則舉而旌之，於節義則表而彰之，以為一世勸；獨不欲其得一二行詣超卓、經濟宏裕者貢之於上，以為股肱楨幹之良耶！況今多事之秋，如賊寇馬述遠等，雖屬小丑跳梁，未免大為民害。尤急須奇材異敏、曉暢軍事者，以效疆場之用；若不亟為延攬，坐使天生豪俊寸長莫展，沒沒終身，與草木同朽，良可悲夫！

本部院奉命討賊，自愧庸愚，欲思得奇杰之士，同贊機宜，滅此朝食。古人有雲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」豈以河北之大，曾無一義士耶？如隱伏待時者，見此募文，不妨躬赴本部院，面陳才藝，毋有所隱。若建偉業，即當題請聖恩，分茅錫爵。爾等毋自暴棄，甘效隱淪。本部院虛席待，以臨珠玉。

石珮珩看罷，大喜道：「不意今日果有此舉，真是三生有幸。」言未畢，只見立過兩個軍校來，你道此軍校是誰？原來是李績差來看榜的，曾受李績吩咐：「若有人看榜，形動舉止言語間有些奇異，即便引來見我。」今日卻遇石珮珩，英氣不凡。又見他出言自負，便向前道：「你看了這張告示，為何說『三生有幸』？」珮珩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這不是告示，是招募豪傑的榜文。我素欲效力朝廷，因不習舉業八股，無由可入，今既開賢路，便可進身，不覺自喜，因此上說個『三生有幸』。」那軍校道：「既然是巡撫老爺掛榜招賢，你喜適逢其會，便該去轅門獻策。」石珮珩道：「這何消說。」軍校道：「既然要去，我們兩人原是撫標軍官，便同你去。」石珮珩大喜道：「若蒙引領，自然相謝。」便隨他過了幾條街巷，方到部院公署。

但見官員伺候，軍士趨踴，甚是鬧熱。軍官道：「你且在此站著，待我進去稟知。」不移時，那軍官同一個官長出來道：「老爺吩咐，開門進見。」只見鼓吹一番，吆喝開門。石珮珩便把衣帽整頓整頓，隨著軍官過了頭門、二門，遙見堂上巡撫高坐，四邊站著幾個衙役，階下擺列許多武士。珮珩從旁邊小路正欲上前，卻被武士吆喝一聲，叫「站住」。珮珩端立不動。只聽得上面傳說：「上堂拜見。」珮珩方趨至簷下，不疾不徐，拜畢，乃跪稟道：「山西太原府陽曲縣民人石瓊，在濟寧經過，聞老爺收羅豪傑，瓊敢以馬骨先投。」

李績在堂上一見石珮珩走來，神采英發，氣宇軒昂，已識他是一個豪傑人品；又見他舉止端詳，出言不俗，先有喜意，便叫：「站起來，上堂講話。」石珮珩便走上堂來，柱旁立著。李績道：「山西、濟寧，千里之隔，你為何事來此？」珮珩道：「祖父為客江淮，也就暫籍揚州；今因人京少圖事業，故從濟寧經過。」李績道：「若欲入京為謀幹事業，必是抱負奇才，胸藏經濟。本部院正在求賢，只不知你所長何事？」石珮珩道：「除八股詩賦之外，唯老爺所試。」李績道：「八股係腐爛時文，詩賦乃雕蟲小技，都是無用之學，並非經濟，試他何用！」乃命左右備一張桌子，放在一壁，擺上紙墨筆硯，李績自己取了一幅紙，寫了一會，令軍官遞與石珮珩，道：「著他做來。」軍官依言，付與石珮珩。珮珩走到桌子邊立著，接來一看，但見上面寫著道：

馬述遠，一鹽徒也，何以遂至擁重兵，據郡縣？郡縣各有武備，何以略無守禦便沒於賊；遂使邳州、鄒、嶧三處皆為賊有；宿遷被圍，內無糧草，外無援兵，亦在不保？今本部院奉行天討，或以剿，或以撫，二者必有一；得宜剿乎，抑宜撫乎？如剿之道，

其計安在？幸熟籌之。」

珮珩看畢，略停一會，即舒紙研墨，援筆而寫。不一刻寫完，親自至公案邊獻上策稿，便有軍官前來接去，到李績公案上展開放著。李績見他寫得敏捷，已是歡喜，今見寫得濟楚，更加欽羨，便從頭細觀道：

「古語雲：『治則事文，亂則事武。』方今寇烽燎熾，淮北動搖，執事擐甲行間，自必謀維剿弭，雖草竊烏合，不難平滅。然運籌決勝，亦賴其人，故執事有收羅豪傑之舉，愚即敢以管見上瀆。

夫賊人相聚，不過因旱澇不均，民無所賴，以致相率為盜，劫掠鄉村；其初，止為求食而已，夫求食，亦何事不可為，乃不思勤力營生，竟敢於聚徒肆橫？亦知群丑竊發，自然萬死難逃，因欲殘喘之苟延，遂敢多方以抗拒。此馬述等所以竊據州縣，有如螳臂之擋車也。今執事奉行天討，料蕞爾小寇，豈能當此大兵？一鼓之下，立見俘馘。

然體上天好生之仁，還宜兼剿兼撫。方今賊勢猖狂，據有郡縣，宿遷被圍，內外無救，朝不保夕，誠足憂虞。第宿遷為江淮喉舌，宿遷破，則江淮震駭。宜先撤江淮，擁兵固守，以遏其鋒，使不得前；執事統重兵，先攻邳州，以搖其本；再分兵攻鄒、嶧，以分其勢，使賊首尾受敵，不能兩顧，擒之必矣。然後推其魁首，梟示天下；餘無辜可原者，仍令歸農，使賣劍買牛，賣刀買犢。興利除害，教以禮節，則民皆知自惜，不蹈邪回。此既事之後，可以使之改惡從善，若欲於未事之先，安其俗業，則在賑贖弼獨，問視疾苦，則下皆愛戴其上，焉敢為亂一隅！

愚不敢以膚辭瀆聽，若於疆場斬將擐旗，指率軍士，願血膏草野，上報君恩。冒死妄言，求執事釋其罪，開其愚，採擇左右，以備使令。」

李績看畢，拍案大叫道：「我只道草茅之內，無經濟實學之士，誰知今日見你奇才！觀汝所言，使我洗然心亮，何異洛陽封事！」便走下堂來，執著石珮珩手道：「你有如此經濟大才，卻不從科甲出身，真是豪傑之士，恥為章句之學。本部院言之不謬。」乃令左右設個小凳在簷下，叫珮珩坐下。如今居顯要的，自己看得尊貴得了不得，那肯如此！自己復位坐定，便差軍官傳各將官到來。眾將原在外廂伺候，聞命趨進。李績乃與眾官說知此事，隨即退堂。一面令眾官與石珮珩相見，一面吩咐設宴款待，將石珮珩的策稿與眾人觀看。張達、柳俊二人見此生謀略與己相符，亦覺歡喜。移時酒筵完備，各各序坐。散後，李績便留石珮珩衙中宿歇，細問材藝，大加稱賞。

到了次日，便僉石珮珩做了儲將，言養其將材，以待舉用。另將一所民房與石珮珩做了寓處，又撥著四個士兵服侍。

珮珩乃差人到鄉間寓所取行李馬匹。這寓所主人王老二見兩個軍人到來，說石客人被巡撫老爺收用，做了官了，嚇了一跳，尋思：「這人有恁般氣力，眼見得有本事的！」已前那不見說？如今人總則成敗論英雄，何況此等細人。急往槽上牽出馬來，取了行李，交與軍人拿去。想前日還虧沒有得罪怠慢他，倘有差池，今日卻如何是了？這又虧了妻子勸阻，不然便要弄出事來。過後思君子。王老二雖幸無事，然為已前借他五兩銀子，今就除去飯銀各項，尚透收他二兩有餘，倘他差人前來追取，只索要退出還他；但見有人進門，便心頭突的一跳，鎮日懷著鬼胎。小人心事如見。直待過了多時，方才放心。

且說李績又令石珮珩到衙後隙地，面試弓馬，件件皆精，李績不勝大喜。當下便給盔甲刀仗馬匹，石珮珩要顯露精神，便立刻去打打造一副束髮紫金冠，一枝畫桿方天戟，在寓住下。也有各官到寓拜訪賀喜，便只等李績起兵日期不表。

且說馬述遠與朱海並十來個頭目逃出濟寧，不敢停歇，連夜急走，到鄒縣城下叫門。守城小兵慌忙報知主將。王人傑忙傳令開門，率領手下頭目飛馬到門邊迎接。進衙相見過，問詢起居，馬述遠將致敗緣由一一細說，王人傑口中不言，肚裡尋思：「當日起義之時，何等英雄銳氣；今日一遭喪敗，便覺氣勢墜敗。看來反叛之人，終非好事。曹明、田慕承俱係響馬出身，都有極奢遮本事，尚且一總被殺，我的本事遠不及此二人，倘亦被官兵殺了，身名俱喪，有何好處？」便存了改邪歸正之心。當下設宴款待過。

明日早晨，馬述遠升堂坐了，各將參見，乃吩咐王人傑道：「周晉、胡恩攻打宿遷，未知勝負；我又差吳有功往助，亦無消息報來。我今同朱海前往宿遷。此地當緊要之處，官軍一來，首先受敵，我今留下韓威、湯達兩個頭目，他兩人都是驍勇漢子，可與你協守此城，務須謹慎巡邏，不可懈怠；倘有緩急，立即申文知會，便當發兵救援。」又吩咐韓威、湯達道：「官兵到來，須聽王人傑調遣，不可違他號令，從中撓阻；都要計議妥當後行，方無錯失。若違吾令，取罪不小。」王人傑等唯唯依命。馬述遠便分一百軍兵，同朱海等統領，望宿遷進發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王人傑心下大有投順官軍之意，只等馬述遠去後，便好斟酌行事。又見留下兩個頭目礙手絆腳，甚是懊惱。平素也知這兩人十分勇猛，在此自然不妙。送了馬述遠去後，只得揀一所民房，送韓威、湯達在內住下，又撥三四個兵丁服侍，一面差人傳送供應並床帳等物，一晚無話。

明日王人傑起來，心事不寧，正在內衙納悶，忽見有伏路小兵在城外揭了檄文進來，王人傑展開一看，原來是李巡撫招安賊兵的告示，乃從頭看道：

「巡撫部院李，為曉諭事：照得馬述遠以無賴鹽徒，素橫江海，一旦嘯聚流亡，弄兵作亂。譬若居白日之下，量魑魅焉能現形；然睹我赤子遭殃，為民牧焉忍坐視！是用奮揚威武，翦滅魔。推體好生之仁，不忍盡加誅戮；再念無知之輩，亦有迫於饑寒。為此合行出示，曉諭賊中人等知悉：倘有豪傑英傑，因一時之不悟，便效兇頑，想平旦之良心，自應未泯。或擒魁首以來降，反邪歸正；或復疆場而討賊，慕義抒忱。邀將來爵秩之寵榮，去從前寇氛之蠱惡。真道學。速宜自省，毋貽後禍。特示。」

王人傑看畢，不勝驚喜道：「我已有心歸降，只慮官將不容。今既出示招安，便好乘機投順。但有這兩個禍種在此，當思一良策除去了他，方好做事。」便將告示藏了。才收拾過，只見小兵報說：「韓、湯二頭日到門拜見。」王人傑隨即出堂，迎入坐下。韓威道：「馬大王去了兩日，官軍不見到來。附近這些地方，將軍可該出兵攻取，倘若再得了一州一縣，也好使豪傑聞風響應；我的兵威一振，官軍便不敢小覷於我。方才與湯兄弟計議了，故此來與將軍說知，不知可中尊意否？」王人傑不等說完，笑道：「此城軍弱，兵馬不及一千，大王前日又分了一百兵去，目下官兵即日便到，還敢去出兵攻打旁邑？若二位有這本事，便請領兵出去，我只好在此守城。」韓威頓覺乏趣，道：「我原不知軍務，為此要來商議。」坐了一回，同湯達作別去了。

這湯達卻有些見識，回到寓中，乃謂韓威道：「老哥，你方才可看得出老王形狀有些蹊蹺處麼？」韓威道：「我不曾看出，你何以知之？」湯達道：「方才初進去時候，看他就像有慌張之狀，必是心中有甚事故，像要瞞人耳目的情景；所以見了你我去，似有急遽舉動。後來聽了老哥說話，把臉向著別處，眼睛斜視出神，不等說完，便冷笑不止，說話裡邊又有著冷破的聲口，大有不耐煩之意，其中必有原故。」韓威道：「我與他說話兜搭，沒有留心看他，你旁觀者清，自然有見。但想來他是大王起手的人，難道便好改變心腸，敢生出別樣原故？」湯達道：「人心那裡論得？我與你留心體察，便知分曉。」

正在議論，只見王人傑差兵送了供應到來，湯達便叫住問道：「王將軍今日可曾發落什麼事件？」差兵道：「沒有什麼事件發落。」湯達又問道：「今日可曾接得那裡文書？」差兵道：「也沒有什麼文書到來，只有城外探子揭了一張告示進來，是有的。」湯達道：「我便要問這告示是那裡的？」差兵道：「是官軍李巡撫的告示，來曉諭我們軍中，要招安的意思。」韓威道：「你何以知之？」差兵道：「小的識字，告示上字也大，故此看見曉得。」湯達道：「王將軍看了，有何說話？」差兵道：「王老爺看了，沒有說什麼，卻好二位老爺到來，便收過了。」差兵伺候二回，見無話回答，便別了去。

湯達對韓威道：「何如？我說老王有些蹊蹺，所以我善於鑒貌辨色。他今為這招安告示，便顏色有異，又不與我們說知，必懷二心，再無可疑的了；不可不報與大王知道。」韓威道：「我亦此意。事不宜遲，速差人去報知方可。」當夜二人便寫了密書，封好，叫一個服侍兵丁，把好言獎慰一番，又賞了幾兩銀子，吩咐把書藏好，待明早有打柴火的兵丁出城，可出城去，不必與王將軍得知，竟望宿遷進發，獻與大王，回來時還有重賞。兵丁依言辦事。

且說王人傑為韓、湯二人來議論一番，頗覺不快，心下尋思如何說化心腹，合心協力投順官軍，方好設計除此二賊；又慮此二

賊氣力雄猛，恐鬥時兩敗俱傷；又想不如明日設宴請他，暗下毒藥，不怕他不喪命。算計停當。明日，便傳齊心腹，到內衙密商此事。尚未開言，只見監城門的小將來請驗放兵人出城打柴，關節自然。王人傑便帶了從人，到南門城樓上坐下，點撥五十個軍人，都帶了刀斧繩索匾挑之類，驗放出城樵彩，自己望著城下，再行點數。只見有一個兵丁，不帶打柴傢伙，空身行走，王人傑看了奇怪，叫人下城追轉那空身的兵。不移時，帶上城樓，當面跪下。王人傑熟視一刻，知是撥去韓、湯那邊服侍之兵，便問道：「汝欲何往？」兵丁道：「韓、湯二頭領差小的往宿遷大王處投書。」韓、湯二人吩咐此兵不曾十分遮掩，故兵丁亦便說出；然兵係王人傑所撥，主子問話，自無所瞞。王人傑吃驚道：「投什麼書？書在那裡？」小兵懷中取出呈上，王人傑拆開一看，但見寫著道：

「部下頭目韓威、湯達奉書大王座前：李巡撫傳有招安告示，來到鄒縣，王將軍看了，絕不與聞。恐官軍虛張聲勢，我們軍中或有二心之人也不可料。乞即發能幹將官，速來協助，庶免他變。為此上書奉聞。」

王人傑看了大驚，事急計生，便執過了書，回顧左右心腹，大叫道：「不好了！這韓、湯二賊他竟要奪我將軍座位，密送此書與大王處，要撥兵前來害我，連汝等都要誅滅。今既搜獲洩露，萬難遲緩，汝等作速隨我到他寓處，出其不意，奮勇殺進，剿此二賊，不可坐受其害！」說罷，拔刀上馬，飛走下城。眾心腹共有五六十人，各執器械，蜂擁而來。

到了寓所，王人傑跳下馬，奮勇當先，眾人一齊隨進，直到內室。韓、湯二人正在那裡吃早飯，聽得門外喊聲，還疑是官兵到來，故此城中喧鬧。隨聽得哄進中堂，只見王人傑當先，眾軍隨後，風輪電轉，奔上階來，韓威知非好兆，急起身拔出腰刀，要來招架，早被王人傑一刀剝著肩膀，韓威還待轉身抗拒，又被一刀砍中胸膛，血像噴筒，眾心腹刀槍齊上，才得倒地。湯達也正拔刀迎敵，被眾勇士搶上亂剝，兩人話都不曾說得一句，登時一總剝成肉餅。正是：

為人盡命似無辜，若抗王師便可誅。

堪笑愚人不知義，也稱報效肯捐軀。

王人傑令拖出屍骸燒化，乃向眾人道：「此事不好了，止有投降官軍，還有生路！」好。立即回衙，寫了降書，差一能幹心腹，藏了書札，星夜趨行到濟寧元帥處投降，立乞撥兵前來，恐馬迹遠聞知未便。心腹受命，飛馬而去。王人傑吩咐四門豎起降旗，專等官軍來到。

這心腹顧不得馬力，負命奔至濟寧，到巡撫行署，投了降書。李績即遣張達統本部人馬前往鄒縣受降；又恐賊人其中有詐，隨令柳俊統軍接應。

不一日，張達到了鄒縣，果見城上降旗高懸，王人傑同偏裨頭目卸甲徒步出郭跪接。張達令撥與騎坐，一同入城。軍民人等都香花沿途迎接。王人傑請張達到自己署內升座，復行拜見。少刻，柳俊人馬也到，王人傑也出城迎接，進衙參拜。張達便同柳俊出榜安民，點視庫獄城池。搜尋前日殺主將獻城的亂兵，拿下幾個，其餘也有自盡、預逃的，無從捉拿；被殺主將的家口也有死的、躲的，俱訪出葬埋周給，諸被害之家俱遣人存問。料理畢，便著兩個牙將，統了五百兵丁守鄒縣，帶了王人傑一千降將，並手下軍兵及囚的亂軍，一總到濟寧來。

李績大擺軍容，開了轅門，放炮升旗，然後令王人傑一千降軍到階下叩見。李績叫王人傑上堂，獎勞了一番，給賞酒食，僉做帶衛守備，隨在軍前聽用，有功升補；偏裨牙將給與把哨等官，軍士編入隊伍，井井有條。亂軍凌遲處死，被害之家俱官給口糧養贍。一面傳集大小將官上堂，面諭道：「昨日江淮一帶俱有報文前來，已俱練兵固守，可無南顧之憂；今王人傑又認義來降，賊人勢散，便須起兵徵進。明日五鼓，在教場操演分撥，後日即便起兵。汝等星夜整理軍務，不得有誤。」眾將奉命而退，便都傳齊部下，連夜整頓，以便明日教場親閱。正是：

闔外元戎大纛開，威如風雨疾如雷。

適才一令傳將去，頃刻千軍喚得來。

因這閱武點兵，有分教：

未知伎倆，兩雄角力爭先；

既識根由，一霎傾心輸服。

未知點兵有何事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為上官者，若肯實心做事，功效比在下司者更速。如李績肯提拔人才，才有柳俊，隨有珮珩，故當有為之勢而不能為者，直曰「屍位」。今則坐鎮雅俗，粉飾太平，又以不為者為是。

珮珩窮途寥落，一種志趣自豪，故終得功名利達。可見為人志氣，不當自墮。